

袁王綱鑑合編卷二十

鹽城印鸞章校訂

唐紀

●太宗皇帝

諱世民高祖次子也母竇氏生而不驚方四歲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
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辭去高祖使人追之不見乃探其語
名之爲人聰明英武有大志而能屈節下士其年十八舉義兵初封秦王唐得天
功也其兄建成每欲殺之反爲所斃高祖因傳位焉在位二十三年崩壽五十三○帝除
隋之亂比跡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父子兄弟之閒慙德多矣

綱丁亥貞觀元年正月宴羣臣

鑑奏秦王破陳樂

太宗爲秦王時破劉武周

十八人披銀甲執戟而舞後更號神功破陳樂
貞觀七年更名七德舞蓋取左傳七德之義

上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

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由茲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
海內豈文德之足比上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
文不及武斯言過矣德彝頓首謝

附七德舞短句

七德舞德歌保自武德至元和元和小臣白居易
意曲終稽首陳其事太宗十八舉義兵白旄黃鉞定兩京擒充
穢寶

四海清二七有言功業成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
人腹亡卒意骸骨收飢人賣子分金贖怨女三千有放出宮延四百來歸獄不獨善戰善乘
時以心感人人人心歸爾來一百九十載天下至今歌舞之歌七德舞聖人
有作垂範極豈徒耀神武豈徒誇聖文太宗志在陳王業王業艱難示子孫

綱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

鑑制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

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

諫官隨
宰相入
閣議事

七德舞

秦王破
陳樂

尹遂昌

夫官以諫爲名所言必本於公
隨事言之則不待命令已行而
救之於

下事豈必盡能無失誠使諫官得
流矣王安石嘗欲仿此既而當國

或有舉其說者安石則曰是又益兩參政也
乘大政之日其好同惡異之意蓋見於此然
體而治之則貞觀見矣

石能言於在下位之時不能容於
非大臣之所樂也必有英明之君

更議定律令

鑑上命市書長孫無忌等與學士法官更議定律令寬絞刑五十條

爲斷右趾上嫌其慘曰肉刑廢久矣宜有以易之裴弘獻請改爲加役

流謂流配而加以役作也流三千里居作三年詔從之

賜絹以愧貪墨

鑑右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餽絹事覺上於殿庭賜絹數十疋大理

少卿胡演曰順德枉法受財罪不可赦奈何復賜之絹上曰彼有人性得

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賈音墨

袁了凡

或問唐太宗嘗賜絹以辱賊吏後漢王烈之居鄉也有盜而覺焉者
二事同乎曰帝者勅大法以行教士者持清論以格俗所乘之勢異

是乎失刑矣且太宗賜絹於方犯之初此爲賞
姦彥方與布於已悔之後此爲賞善固不同也

綱二月分天下爲十道鑑初隋末喪亂豪傑並起擁衆據地自相雄長

唐興相帥來歸上皇爲之制置州縣以寵祿之由是州縣之數倍於開皇

大業之間上以民少吏多思革其弊二月命大加併省因山川形便分爲

十道一曰關內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隴右七曰

分天下爲十道

京官更宿內省

工人借弓爲喻

君子用人如器

嶺南入朝

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

綱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

鑑上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

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

曰本心不直則脈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悟勳者辨之未精也

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况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命京官五

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

附太宗時切於圖

如此雖欲不治得乎○按太宗數延見京官問民疾苦政事得失此卽明四目達四聰之意也

范華陽

評傳曰國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爲不足其亡也若有餘太宗因識弓之未精而知天下之理已不能盡詢謀於衆而不自用此其所以興也

綱六月封德彝卒 **目**上令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

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

於異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慙而退

綱九月宇文士及罷御史大夫杜淹參預朝政 **他官參預政事自此始**

丁南湖

評他官參預朝政以並宰相之權創制也殊恩也杜淹乃如晦之叔平生宦績無清白名有損太宗之寵位惜哉

綱十月嶺南酋長馮盎遣子入朝 **目**初盎與諸酋長迭相攻擊諸州皆

奏盎反上欲發兵討之魏徵諫曰嶺南瘴癘險遠不可以宿大兵 **宿久也**且

一言勝
十萬之
師

詔崔仁
師按獄
青州

崔公平
恕無枉

以孫伏
伽爲諫
議大夫

劉林甫
請四時
選士

告者已數年而盜兵未嘗出境此不反州矣若遣信臣示以至誠可不煩兵而服上乃遣使諭之盜遣其子智載隨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一言勝十萬之師不可不賞乃賜絹五百匹

綱十二月詔中侍御史崔仁師按獄青州目時青州有謀反者逮捕

滿獄詔仁師按之仁師至止坐其魁首十餘孫伏伽謂仁師曰足下平反者多恐人情貪生見其徒侶得免未肯甘心耳仁師曰凡治獄當以仁恕爲本豈可自規免罪知其冤而不爲伸邪萬一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囚之罪亦所願也及勅使至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無枉請就死無一人異辭者

綱以孫伏伽爲諫議大夫綱上神采英毅羣臣進見者皆失舉措上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聞規諫

綱命吏部四時選集併省吏員綱隋世選人十月集至春而罷人患其期促至是吏部侍郎劉林甫奏四時聽選隨闕注擬人以爲便唐初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仕官員不充省符下諸州差人赴選州府及詔使多以赤牒補官至是盡省之勒赴省選集者七千餘人林甫隨才銓序各

徵劉子翼不至

得其所時人稱之上謂房玄齡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命玄齡併省留文武總六百四十三員

注曰人繫民命政治不少四時可謂銓曹之善政矣

百官志

初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為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然是時已有員外之置其後又有特置同正員至於檢校兼守判知之類皆非本制又有

置使之名或因事而置事已則罷或遂置而不廢其名類繁多不能徧舉

徵隋秘書監劉子翼不至

子翼有學行性剛直朋友有過常面責

之李百藥常稱劉四雖復罵人人終不恨是歲有詔徵之辭以母老不至

書不至何美子翼也子翼亂則進治則退曷為美之子翼親達盛世甘於不仕以奉老母可謂知所先者或以為譏則過矣

以李乾祐為侍御史

鄒令裴仁軌私役門夫上怒欲斬之殿中侍

御史李乾祐諫曰法者陛下所與天下共也今仁軌坐輕罪而抵極刑臣

恐人無所措手足矣上悅從之

戊子二年二月詔自今大辟並令兩省及尚書議之

上以岐州刺

史鄭善果犯罪與囚同引見詔自今三品以上有罪聽于朝堂俟進止

胡寅

太宗得待臣以恥之道矣然設有誣譖冤抑欲面訴而無由其所失又多矣不欲使與囚同引者可也

關內旱饑赦天下

時關內旱饑民多賣子詔出御府金帛贖以還

之上嘗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

啗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卽位以來不欲數赦恐
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至是以連年水旱赦天下且曰使年豐穀稔天
下乂安移災朕身是所願也所在有雨民大悅

太宗是時君德清明勤卹民隱每有饑旱輒書於冊去夏嘗詔

山東賑卹蠲租今特降敕令其愛民之心可謂切矣綱目書之亦以見太宗之有德於民而非特紀其災異也下書畿內饒亦然

祖孝孫
奏雅樂

綱太常少卿祖孝孫奏唐雅樂目初上皇命孝孫定雅樂孝孫以爲梁

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音多胡夷於是考古聲作唐雅樂凡八十四調三
十一曲十二和至是奏之

綱上曰禮樂者蓋聖人緣物以設教耳治之

隆替豈由於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
後庭花其聲哀思行路聞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上曰不
然夫樂能感人故樂者聞之則喜憂者聞之則悲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
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二曲俱存朕爲公奏之公豈悲乎
右丞魏徵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誠
在人和不在聲音也

溫公

禮者聖人之所履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聖人履中正而樂和平又思與四海共之

偏廢先王守禮樂之本未嘗去於心行禮樂之文未嘗須臾違於身與於闔門著於朝廷
被於鄉鄰比鄰達於諸侯遠於四海自祭祀軍旅至於飲食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中如此數

十百年然後治化周浹鳳凰來儀也太宗邇云治之隆替不由於樂何發言之易而果於非聖人也夫禮非威儀之謂也然無威儀則禮不可得而行矣樂非聲音之謂也然無聲音則樂不可得而見矣故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奈何以齊陳之音不驗于今世而謂樂無益於治豈何異瞎拳石而輕泰山乎

十月殺瀛州刺史盧祖尙祖尙上以祖尙才兼文武命鎮交趾祖尙拜

謝而出既而悔之辭以疾上遣杜如晦等諭旨祖尙固辭上大怒曰我使

人行何以爲政令斬於朝堂尋悔之他日與侍臣論齊文宣帝何如人

魏徵對曰文宣狂暴然人與之爭事理屈則從之上曰然邇者盧祖尙雖

失人臣之義朕殺之亦爲太暴命復其官蔭徵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略

善回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逢上怒甚徵神色不移上亦爲之霽威今南陽人呼雨

止爲霽霽查止也上嘗得佳鶴戈笑反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不已鶴

竟死懷中嘗謁告上冢還言於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嚴裝已畢

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事不避難臣之節也祖尙受命鉅撫交趾而復

悔堅以疾辭甚矣人臣之義然太宗命斬於朝堂則罪不至此亦甚矣故書殺而不去其官

十一月以王珪爲侍中祖尙故事凡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

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察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

正之上始申明舊制由是鮮有敗事至是上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

司詔勅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爲？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

上嘗閒居，與珪語，有美人

侍側，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

廬江納之爲邪？』非邪？」上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

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爲無異於

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爲聖心是之也。」上悅，卽出之。

按國語齊桓公之郭問父

老曰：郭何故亡？對曰：郭公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則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

袁了凡

其有旨乎？珪之言也。乃珪之所不言者，帝蓋亦思之乎？夫集刺王紀實在也。何

有於廬江而帝弗之思也。珪亦弗之思也。

詔舉堪爲縣令者。上曰：「爲朕養民，唯在都督刺史。朕嘗疏其名於

屏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爲親

民，不可不擇。乃命內外五品以上各舉堪爲縣令者，以名聞。

詔自今奴告主者斬之。上曰：「比有奴告主反者，夫謀反不能獨爲，

何患不發？何必使奴告之耶？」自今奴告主勿受，仍斬之。

特筆也。太宗此詔其闕於風教大矣。故謹書之。

己丑三年春二月，以房玄齡、杜如晦爲僕射，魏徵守秘書監，參預朝政。

求賢
宰相

唐世賢
相推房

君臣同
心是謂
一體

上謂玄齡如晦曰公爲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
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勅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
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

李氏

說人主以任相爲職宰相以任人爲職使宅百揆舜所以命禹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傳

有善者已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已爲長格物可謂知相職矣是以居端揆十五年百司庶府

皆稱職也竊嘗論之宰相非量才授任爲難而爲相用人之不易貞觀之盛羣材蟻附一財計

用士蓋以民力所繫不賞委哀刻之吏國計所本不可附聚歛之臣故甯抱乏材之嘆而不苟

苟且以具員甯受吝權之譏而不忍
冒昧以興下此其所以號稱名相與

上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蓋玄齡
善謀如晦能斷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者推房杜焉
帝益親魏徵徵自以爲不世之遇乃展盡底蘊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
當帝心者或告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之無狀彥博言於
上曰徵不存形迹遠避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上令彥博讓徵且曰自
今宜存形迹他日徵入見言於上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宜相與盡
誠若上下但存形迹則國之興喪尙未可知臣不敢奉詔上瞿然曰吾
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陛下願使臣爲良臣勿爲忠臣上曰忠良

魏徵願
爲良臣

有以異乎對曰稷契皋陶稷名棄姓姬氏契音薛姓子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

良臣龍逢比干龍逢夏桀臣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賜絹

五百匹

胡致堂

思良一道也未有優於忠而劣於良者未有優於良而短於忠者魏徵言之過

此自足以警帝之意矣夫稷契比干所謂易地則皆然者也後世事君者柔和獻納不敢強諫

則曰吾效稷契皋陶苟有犯顏苦口面折廷爭者則或非之曰爾何乃以桀紂待吾君而欲爲

人主兼
聽則明

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

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苗不能蔽

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异羊反以取臺城之

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

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

懼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鑒臨下憚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

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慎終如始則善矣

房玄

齡王珪掌內外官考侍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上命推之魏徵諫曰二人

素以忠直被委任所考既多其間能無一二不當然察其情終非阿私今

以馬周
爲監察
御史

常何知
人

以漢紀
賜李大
亮

突利可
汗入朝

推之未足裨益朝廷徒失委任大臣之意臣所愛者治體非敢私二臣也

上乃釋不問綱目書以房杜爲僕射魏徵參預朝政而分注載其論治之深意也後之君子

倘欲推求貞觀之盛當於太宗君臣論治之際反覆觀之必有得於言意之間矣

綱六月以馬周爲監察御史 臣在平人名在仕疑反在平縣馬周客遊長安舍

於中郎將常何之家會以旱求言何武人不學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

上怪其能以問何對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爲臣具草耳上卽召之未

至遣使督促者數輩及謁見與語甚悅令直門下省尋除監察御史奉使

稱旨上以常何爲知人賜絹三百匹馬周立朝建明當時周號割切然經國遠猷致君堯舜之道亦未多見而太宗一觀條陳

之略用之惟恐弗及如此天下烏有遺才治道焉有不進者哉

綱十一月以荀悅漢紀賜涼州都督李大亮 皇上遣使至涼州大亮有

佳鷹使者諷使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遊而使者求鷹若陛下之

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乃是使非其人士悅手詔褒美賜以荀悅漢紀漢後

荀悅爲祕書監撰漢紀三十卷議論深博極政之體綱目書以荀悅漢紀賜之夫漢史乃一史籍之微者耳而特書于

冊則見太宗之勵其臣以義而不以利也豈不休哉

綱十二月突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

應幾可
雪前恥

突厥朕嘗痛心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前恥

綱壬午靺鞨遣使入貢

靺鞨北狄國名本號粟靺鞨姓太氏其先有舍利乞乞仲象者渡遼水附於高麗仲象死子祚榮立唐玄宗時拜爲渤海王自是去

靺鞨之號而專稱渤海祚榮死子武藝立號渤海上曰靺鞨遠來蓋突厥已服之故也

禦戎上
策

昔人謂禦戎無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

綱閏月蠻酋謝元深等來朝

綱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衆服裝詭異

作王會
圖

中書侍郎顏師古請圖寫以示後作王會圖從之

周武王時天下太平遠國歸款史乃集其事爲王會篇

丁南湖

周武王雖以王會爲侈卽以旅獒爲戒蓋明王貴盛德不貴遠略也師古之四此圖不亦啓其君之遠略乎向使其不遇太宗而遇煬帝則此圖與裴矩之四

城關不
異矣

李靖夜
襲突厥

綱庚寅四年正月李靖帥驍騎三千自馬邑進屯惡陽嶺

惡陽嶺在山西大同府馬邑縣東南卽太

和嶺

夜襲定襄破之

定襄唐之縣名屬山西

突厥頡利可汗不意靖猝至大驚

綱遣

執失思力入見謝罪求朝上遣鴻臚唐儉慰撫之又詔李靖將兵迎之靖

引兵與世勣會白道

縣名

謀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度磧比則難圖矣

今詔使至彼虜必自寬若選萬騎擊之不戰可擒矣張公謹曰詔書許降

唐儉
何足惜

使者在彼奈何擊之靖曰此韓信所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惜

後儉脫身得歸遂勒

兵夜發世勣繼之遂大破突厥於陰山

陰山北戎之地東西千餘里草茂歲多禽獸匈奴依阻其中漢武克匈奴置陰山縣靖

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露布以聞後魏每戰克欲天下聞之

乃書布于漆竿名爲露布

天可汗

三月四夷君長詣闕請上爲天可汗可汗音磔唐高宗曰今之可汗古之單于也上曰我爲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羣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

皆稱天可汗

范華陽

太宗以萬乘之主而兼爲夷狄之君不恥其名而受其依事不師古不足爲後世法也

張寶相擒突厥以獻

四月行軍副總管張寶相擒突厥頡利可汗以獻頡利敗走往依

沙鉢羅設蘇尼失部落沙鉢羅部名設其人也蘇尼失人名任城王道宗引兵逼之使蘇尼失執

頡利行軍副總管張寶相取之以獻蘇尼失舉衆來降漠南遂空上御順

天樓受俘館之太僕上皇聞之嘆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

能滅突厥吾付託得人復何憂哉上皇召上與貴臣十餘人及諸王妃主

置酒凌烟閣凌烟閣在陝西西安府城中唐太宗圖畫功臣長孫無忌等二十四人於閣上酒酣上皇自彈琵琶起舞

公卿迭起爲壽逮夜而罷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

西域其降唐者尙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溫彥博請準漢建武故事

置於塞下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爲中國扞蔽上從之處突厥降衆

溫彥博處突厥

付託得人置酒凌烟閣

于幽靈諸州

幽州即新津府今爲順天府靈州即靈武郡也今爲靈夏衛屬陝西道

其酋長皆拜將軍中郎將

上品以

人貽興朝

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范華陽

先王之制戎狄荒服夷不亂華所以辨族類別內外也孔子美齊桓之功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聖人之懲戎狄如此太宗既滅突厥而引諸戎入中國

使殊俗醜類與公卿大夫雜處于朝廷徒欲冠帶四夷以夸示天下而不知亂華亦甚矣然則中國幾何不胥而爲夷也是以唐室世有戎狄之亂豈非太宗之所啓乎

胡致堂

顏師古李百藥之策雖無大失未若魏徵之盡善也而太宗不從顧用溫彥博無不載而中國夷狄之不可同處亦非人爲乃天地之氣有淳正偏駁之殊也有教無類豈揉雜華夷之謂乎

林邑遣使入貢

林邑南蠻國名

林邑獻火珠有司以其表辭不順請討之上

曰好戰者亡如隋煬帝

頡利可汗皆耳目所親見也小國勝之不武况未

可必乎語言之間何足介意

胡致堂

太宗不以夷狄一言之慢而興兵革幾於能忍然林邑表辭敢爲不順以獻火珠試朝廷也還其獻則善矣今不聞還其獻則是貪其寶而甘其慢也

六月發卒修洛陽宮

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以爲今日財力

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卽爲之罷

役仍賜玄素綵二百疋魏徵聞之嘆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

之言矣

力回天之

張玄素
諫修治
洛陽宮

林邑遣
使入貢

丁南湖

玄素爲台諫事太宗諫修洛陽宮至以桀紂煬帝爲比是真台諫也繼爲東宮庶子事承乾承乾遊畋不學則諫不見賓友則諫醜德日聞則諫累疏危言致

使承乾遺尸奴過之刺客伺之而其直烈不肯少降是真宮僚也夫承乾下愚不足貴矣太宗亦不能堅聽而明年復修此宮君子可不責其備乎

綱以李靖為右僕射 目靖性沈厚每與時宰參議恂恂然似不能言

綱除鞭背刑 鑑上讀明堂鉞灸書云人五臟之繫咸附於背詔自今毋

得笞囚背 鑑美仁政也

胡致堂 鑑太宗誠有意于養民者也故耳目所接其心必

刑法志 鑑古之為國者講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後世作為刑書唯恐不備

天下然其天資仁恕初即位有勸以威刑肅天下者魏徵以為不可因為上言王政本於仁恩所以愛民厚俗之道太宗欣然納之遂以寬仁治天下而於刑法尤謹焉

綱大有年 鑑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

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

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帝謂羣臣

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 鑑甚矣治世之難達也入綱

凡六見于冊梁武帝唐明宗皆分裂之世無足深取若夫海內者皆為一人物阜康以大有年書者獨治平開元興是年爾當太宗論治之初一小人以法律霸道之說中之一人雖行帝行王之說言

簡而意足然而非太宗能斷於中知所決擇其不為餒人所移者幾希惟魏徵言之也明而太宗

遂使貞觀之治振古未有先夫豈無自而然哉後之有志於當世者苟能以太宗之心行太宗之治則大有年之書將復見于方冊矣孰謂帝王之治果難行哉

鑑上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上書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

臣下又云宜振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徵之力也徵再拜謝曰突厥破滅海內康甯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上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所任則其力豈獨在朕乎

范華陽

謂能審取舍矣魏徵仁義之言也欲順天下之理而治之四年遂致太平

仁義之教如此其速也故治道在人主所力行耳執不可爲太宗乎其成功復歸美於下此近世帝王之所不及也與

上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米粟三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

辛卯五年殺大理丞張蘊古

河內人李好德得心疾妄爲妖言詔

按其事蘊古奏好德被疾有徵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奏蘊古貫在相州

相州今改爲彰德府屬河南道

好德兄厚德爲其刺史情在阿縱按事不實上怒

命斬之於市旣而悔之因詔自今有死罪雖令卽決仍三覆奏乃行刑

前書殺盧倫猶有辭難之罪若蘊古則當官執法守正不阿可賞而不可殺者其失爲尤甚也惜哉

十月詔議封建

初上問公卿以享國久長之策蕭瑀對曰三代封建而久長秦孤立而速亡上以爲然令羣臣議之魏徵議以爲若封建諸

侯則卿大夫咸資俸祿必致厚斂李百藥以爲使勳戚子孫皆有民社易世之後將驕淫自恣攻戰相殘害民尤深不若守令之迭居也顏師古以爲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足扶京室於是詔宗室勳賢宜令作鎮藩部貽厥子孫所司明爲條例定等級以聞唐諸臣之議魏徵李百藥專主郡縣顧師古兼用封建要之封建郡縣並行不悖則享國久長之策其在茲乎

胡致堂

議封建與天下共其利天道之公也郡縣以天下奉一人人欲之私也太宗慨然

蜀人蘇子議之不祥乃以宗元之論爲是而以封建爲爭之端不知聖人正所以息爭也果以爲爭者夏有天下數百年苟無桀則商不得而取也商有天下數百年苟無紂則周亦不得而取也豈非息爭之效乎

十二月制自今決死刑者皆覆奏決日徹樂減膳

上謂侍臣曰朕

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蓋欲思之詳熟故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有司斷獄唯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其間豈能盡無冤乎於是制決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尙食勿進酒肉內教坊及太常不舉樂皆令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甚衆

上謂執政曰朕嘗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